

诗僧苏曼殊的译诗

武汉大学 袁锦翔

Su Manshu, a gifted writer and translato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remembered for his renderings of some poems by Burns, Byron, Shelley, Goethe and Toru Dutt. Among students of translation today, however, opinions differ in evaluating his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throw some new light on the discussion.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although Su's translated texts were not always so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meaning, they sometimes succeeded very well in capturing their charm.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郁达夫曾写道：“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拢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¹寥寥数语，似足以概括苏曼殊一生的文艺造诣与特点。

苏曼殊(1884—1918)，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位颇具特色的作家、翻译家。原名苏戡，字子谷，学名玄瑛，出家后号曼殊，别号宗之助、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父为旅日商人。曼殊在日本江户出生不久，生母(日本人)便出走。六岁，随父回香山，受到族人歧视。十三岁去上海习英文，十五岁赴日本横滨，十九岁读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结识了陈独秀等人。1903年，加入中国留日学生反抗帝俄侵略的组织“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后被迫令回国。曾任上海《国民日报》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等同事。该报查封后，到惠州慧龙寺落发为僧。1904年，不堪为僧之苦，奋然出走，开始过非僧非俗的生活。多次往来于中国、日本、南洋之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者。曾在暹罗(今泰国)、印度、锡兰

(今斯里兰卡)学习梵文。1912年，在上海任《太平洋报》笔政，曾主讲于安徽高等学校。离开人世时才三十五岁。

曼殊是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曾从事小说、诗歌的创作，兼翻译文学作品，写作随笔杂感。所写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一时广泛流传，有英译本，曾改编为剧本，主要描写爱情故事，表现出浓厚的颓废色彩，因此有人把他归入“鸳鸯蝴蝶派”。还作《天涯红泪记》(1914)、《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均收入《苏曼殊全集》。他的画也颇出名，有《曼殊遗画》。所赋诗不过百首，几乎全是佳作。

曼殊以多才多艺被时人誉为“诗僧”、“天才的文学家”。他的好友柳亚子称赞他的诗作“给读者一种隽永轻清的味道”，诵读之后“不会忘记”。²另一好友郑桐荪说：“曼殊多绝诗，风韵极佳，有神无物，而味极隽永，愈读愈见其佳。”³柳无忌甚至写道：“我们是把他当

1.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转载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2. 柳亚子：《苏曼殊之我观》，转载《苏曼殊诗笺注》，第190页。

3. 《与柳无忌论曼殊生活函》，见上引书，第198页。

作歌德拜伦等一流人物, 享赏他的诗文, 阐扬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²¹

曼殊不但誉满当时国内文坛, 而且蜚声海外。曾出现鲁迅所说的“曼殊热”。日本学者中有人研究他的著述。鲁迅1934年致(日)增田涉的信中曾写道: “汉学大会, 大可参加。研究曼殊和尚确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味。”²²

曼殊的翻译包括小说与诗歌两方面。他精日、英、法、梵诸语, 译过小说《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与《娑罗海滨遗迹记》。《惨世界》为雨果所作, 原译名《惨社会》, 1910年载《国民日报》。1911年翻印时改名《悲惨世界》。据柳亚子推测, 自第十一回后半起为陈独秀所译。译文使用浅近文言, 潇洒利落。《娑罗海滨遗迹记》(1908) 转译自南印度婴沙原著的英译本。他于1907年还编成《梵文典》, 凡八卷, 惜已失传。

下面主要谈他的诗歌翻译。曼殊编的《汉英三昧集》(1914) 收录了汉译英诗歌七十一首, 但据柳亚子考证, 都是别人的译作, 不过由他纂订罢了, 他自己所译全为英译汉。共十首, 即彭斯(Robert Burns)的“颍颍赤墙廛”、豪易特(William Howitt)的“去燕”、雪莱的“冬日诗”、歌德的“题沙恭达罗诗”、印度女诗人陀露哆(Toru Dutt)的“乐苑诗”。其余五首是拜伦作的“哀希腊”(1909)、“赞大海”(1909)、“去国行”、“答美人赠束发毵带诗”; 还有一首“星耶峰耶俱无生”, 有人疑为曼殊所自撰, 并非拜伦所写。³

历来对曼殊译诗的评价不尽一致。不少评论者肯定他的成绩。如周木斋在“清代文人对于现代发生影响的算那几人?”一文中这样称赞他: “最初译诗的有王韬、辜鸿铭、马君武, 而比较的多量, 致力于译诗的, 则当推苏曼殊, ……虽然他译诗是用五古体, 但也和严复、林纾的用古文体一样, 究竟替诗歌的翻译, 开了一条路径。”⁴刘斯奋认为曼殊“的确写出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异国风味。

无怪乎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和赞赏”, “曼殊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开始介绍外国诗歌, 而且较有成绩的译者之一, 其功还是不可没的。”⁵ 淦克超(台北)甚至把苏氏与辜鸿铭、林纾并列, 誉他为清末重要的文学翻译家之一。 “清末民初, 文学翻译家, 确臻水准的, 还有诗僧苏曼殊, 自号燕子山僧的。曼殊所译拜伦、雪莱、柏恩斯各家的诗歌, 虽经国学大师章太炎、黄季刚的分别润饰, 奇字古色, 时见篇章, 但意趣隽永, 自成一家。”⁶ 杨鸿烈也写道: “有人说: ‘翻译文学得好的, 其价值等于创作’, 我对于曼殊也是这样说。”⁷ 以上评语, 有的赞扬苏译的历史功绩, 有的还称道他的译笔。

但颇有一些行家从严格的翻译标准出发, 对苏译表示了异议。如李霁野在“译诗小议”一文中认为, “用中国旧体诗译外国诗是不适宜的, 马君武和苏曼殊的前例可参考。”⁸ 魏荒弩也指出曼殊的译诗不是译作, 而是创作。他写道: “苏曼殊的《赞大海》和《哀希腊》虽然脍炙人口, 传诵一时, 但那不是拜伦, 那只是曼殊大师自己的创作。”⁹ 看来这些批评似撇开苏译的历史作用不谈, 而主要针对曼殊译诗的方法与译笔发难。

读者可能要问: 曼殊的译诗究竟好不好? 主要缺点为何? 有无可取之处? 下面, 让我们先分析他的几首代表译作, 然后再探讨这些问题。请先一读彭斯著名的爱情诗“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1.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 见上引书, 第196页。
2. 《鲁迅书信集》下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 第1191页。
3. 见黄鸣歧《苏曼殊评传》, 第50页。
4. 郑振铎、傅东华:《文学百题》, 生活书店, 1935年, 第442页。
5. 《苏曼殊诗笺注》前言。
6. 淦克超:“翻译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 载陈鹏翔《翻译史·翻译论》, 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75年, 第20页。
7. 《苏曼殊传》, 见刘斯奋, 同前书, 第194页。
8. 《翻译通讯》, 1984年第7期, 第4页。
9. 《外国诗》(二),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年, 第246页。

A Red, Red Rose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y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ove am I;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O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ove,
And fare thee weel a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ove,
Though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fro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2, p. 106)

苏曼殊的译文是:

频频赤墙靡

频频赤墙靡,首夏初发芭。

惻惻清商曲,眇音何远姚。

予美谅天绍,幽情申自持。

仓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

仓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离隔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

(录自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第160页)

原诗取材于几首民谣。诗人以简朴的苏格兰方言,歌颂纯真炽烈的爱情,基调是庄重的。诗中借一朵红红的玫瑰作譬喻,形象十分鲜明。诗人还巧妙地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如明喻 (like a red, red rose)、暗喻 (the sands o' life)、夸张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重迭 (my

dear, my love, /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把爱情抒发得至为浓烈。全篇韵律优美,语言明白易懂,便于吟唱,因此近两百年来为各国人民争相传诵。

曼殊译此诗亦步亦趋。以四段五绝译原文的四节四行诗。除摹拟原作,也用了比喻(频频赤墙靡)、夸张(仓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重迭(相爱无绝期)外,还采用了汉语的双声(频频、惻惻),加强了韵味。此外,用词纤巧,音韵和谐。译诗本身不失为一首清新的爱情诗。南社诗人高旭的评语是:“沙鸥〔即曼殊〕所译英吉利古诗两章〔指“频频赤墙靡”与“去燕”〕,幽怨绵渺,非浅人所能解也。”¹

但此译有比较明显的缺陷。首先,一些词语的译法不符原意。如末节“离隔在须臾”(很快就要分别)是误译,原意是“让我们暂时别离”。²“万里莫踟蹰”不象是远行者表白决心的话语。“惻惻清商曲”是生离死别的哀怨之音,与原句(“我的爱人象支甜甜的曲子”,参见王译)的基调相左。其次,在表达方面,译诗是五言绝句,全用文言,不但节奏不及原诗流畅,爱情的抒发也受到了局限,不如原作那样动人(原作第一、三行的感叹词O即未能译出)。其尤甚者,译文用词过于艰深晦涩(如频频、予美、天绍、炎熹、掺祛),一般读者不借助注释,是难以读懂的。以原诗简朴的风格绳之,可谓大异其趣。

总的说来,这首译诗虽然优点不少,但缺点也较严重,很难说是成功之作。

其次,让我们剖析一下苏译雪莱的“冬日诗”。原诗与译文如下:

A Song

A widow bird sate mourning for her love
Upon a wintry bough;
The frozen wind crept on above
The freezing stream below.

1. 《愿无尽庐诗话》,转载《苏曼殊诗笺注》,第197页。

2. 参看王佐良译“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载王译《英国诗选译集》,第35页。

There was no leaf upon the forest bare,
No flower upon the ground,
And little motion in the air
Except the mill-wheel's sound.
(录自郭沫若:《英诗译稿》,第62页)

冬日诗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曹。
池水初结冰,冷风何萧萧!
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万籁尽寥寂,唯闻喧挈皋。

(录自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第165页)

雪莱原诗勾勒了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图景。它预示着:由于英国人民对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暴政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孤鸟(暴君)灭亡的日子已迫近。诗中呈现出一幅荒凉、孤寂的冬景,与此情交融,艺术感染力很强。

曼殊译的“冬日诗”以孤鸟悲鸣、冷风萧萧、万籁寥寂等含蓄深沉的诗句再现了悲凉、孤独、绝望的意境,颇得原作的神髓。诗体是五律,韵脚整齐(曹、萧、苗、皋),用词凝练,难字不多,读来上口。劳陇认为此译“清新隽永,音节自然,寥寥数语,把原作荒寒的意境和悲凉的心情充分体现出来”了,因此较郭沫若的译文“偶成”(见《英诗译稿》)犹胜一筹。¹

美中不足的是,her love译作“其曹”,stream译作“池水”,mill-wheel译作“挈皋”,都嫌不够贴切。末行“喧”字着墨过浓,有损于前句“万籁尽寥寂”的气氛,似是败笔。但从整体看,此译仍可说是传神之作。

最后让我们看看苏译“哀希腊”的片断。

“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是拜伦长诗《唐璜》中的第三章,其主旨是鼓励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土耳其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用鲁迅的话来说,拜伦对希腊人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诗中他用的是激励的笔法。除苏曼殊外,包括梁启超、马君武与胡适在内的一些名家也曾译过这一

名篇。这些译作当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与爱国主义思想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马君武译的该章第五节原文是:

And where are they? and where are thou,
My country? On thy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ey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from George Gordon Byron, *Don Juan*, Canto III)

他的译文是:

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
但余海岸似当年,海岸沉沉亦无语。
多少英雄古代诗,至今传诵泪犹垂。
琴荒瑟老豪华歇,当是英雄气尽时。
吁嗟乎!

欲作神圣希腊歌,才薄其奈希腊何!

马译确实是古雅,但离开原意也确实甚远。只要把上面后两行读一读,便知马氏与其说是译诗,倒不如说是写诗了。

胡适也译过这一节:

往烈兮难追,故国兮,汝魂何之?
侠子之歌久销歇兮,英雄之血难再热兮,
古诗人兮,高且洁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读者如将胡译与原作稍加对照,即可知胡氏赖以大显身手的离骚体译文要比马氏的歌词体译作走得更远,此处自无需评论。

那么,曼殊译的“哀希腊”又如何呢?

曼殊是拜伦的狂热崇拜者。拜伦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向旧社会宣战的精神,同时也宣扬了个性主义与个人反抗。这两方面都对曼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是拜伦诗歌在我国较早的译者之一。他既与拜伦同呼吸、共脉搏,因此十首译诗中以拜伦的五首译得最好,

1. 《外国语》,1985年第2期,第18页。

体现出了郁达夫所说的“浪漫气质”，而其中以“哀希腊”尤为突出。至于此诗是谁译的，不无争议。黄侃称之为已译（见《缙秋华室说诗》），柳无忌则认为是曼殊先草稿，后由黄侃修饰。（见《苏曼殊及其友人》）后说似较可信。

上面第三章第五节曼殊的译文如下：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滨。
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
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
今我胡疲茶，拱手与他人！

再看第六节的原文与他的译文：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d amon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 — for Greece a tear.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
知尔爱国士，中心亦以恶。
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
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

（以上两节译文见刘斯奋，第138—139页）

就“信”与风格而言，这两节苏译似较马、胡二氏所译接近原作一些，但意思上与原诗出入仍较大。译文用的是五言律诗，由于形式所限，曼殊不得不把原来一节六行改为一节八句。为了用韵，有些诗句只好离开原意。如“勇气散如云”一句分明是为了与“荒凉问水滨”叶韵而作，诗意虽浓，却是从原诗 And where are they? 生发出去的，未必是拜伦的原意。“今我胡疲茶，拱手与他人！”两句也不是信译，原意应是“你的琴向来不同凡响，/竟落到我这凡夫的手上？”²¹此外，有些罕见字（如“恭”、“慝”）是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曼殊此译具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它紧紧地把握住原作的风韵，感情饱满，语气凝重，用词典雅，使拜伦激励希腊人民的胸怀得到了充分

的反映。把原诗的行序打乱，重新组织为五言律诗，固然不利于忠实畅达地表达原旨，但由于译者汉语功底甚深，能娴熟地运用这种诗体去抒发诗人的满怀激情，有时反倒收到了不为原作形式所束缚的功效。如“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滨”、“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这样一些译句，貌似异于原句，实际上却颇为传神，堪称为气概豪壮、无限深情、无愧于原作的绝妙佳句。何况全节流畅可颂，类似唐诗，但又充满了异国情调，与唐诗有别。华夏子孙诵读这样的译诗，自会感到亲切。

在分析了以上三首译作后，我们不难看出：评论苏译诗歌似应用两分法。这些译诗中有好或比较好的，也有较差的，要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此其一。其二，我们一方面应指出曼殊以旧体诗去翻译诗歌是较难准确地表达原意的，好用古奥生僻之词更增加了读者的困难，并有损于诗歌的流畅性；另一方面，也需看到：诗贵神韵，而曼殊译诗确实善于保留原作的神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译诗风格。他的译作本身也是诗，值得反复吟诵。茅盾曾写道：“译诗而保留神韵的，有两个比较老的例子。苏曼殊用古体诗翻译拜伦的诗，钱稻孙用离骚体翻译《神曲》的《地狱篇》的前几段。在我看来，他们的译文在文采方面，都是很好的。”²²这番评语，确是持平之论。

写到这里，笔者须补充一句：我们在批评苏译的同时，还肯定了它的优点，这并不等于主张译诗者今后都要采用的译法。关于外国诗歌的译法，译界是有争论的，此处不拟细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前人的译诗应抱分析研究的态度，既要避其所短，也需扬其所长；目的是滋补、丰富、改善今天的翻译。曼殊在世之日，尚未出现白话文运动，新诗体也未盛行，他以旧诗体译英诗乃历史条件所限。因此对他的译诗，更应如此。□

1. 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2. 《茅盾译文选集》上册，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